



仁者郭风

□高洪波

郭风先生走了。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开始的元旦期间，以他94岁的高龄，告别了这个他无比热爱的祖国，无比眷恋的土地，以及儿童文学界诸多的好友，还有数不清的读者……

认识郭风已经很久很久。认识他时，我只觉得他文章中避雨的豹有趣，洗澡的虎好玩，搭船的鸟幽默，红军田里的兔子们，又那么可爱着人疼。

我想自己从童年时代萌生的动物情趣，一定与郭风先生的作品有关。

可就是不知道郭风。

乃至大起来，自己也介入了儿童文学创作，才知道对于儿童读者而言，作品的可读性是第一位的，作者的知名度左右不了孩子。

这是典型的接受美学，几十年前我就无师自通的了。如果说童年时认识郭风是一种混沌状态的话，再认识郭风就具有了清晰的理论把握。

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避雨的豹》之后的第一个印象。

那一个时期我刚刚尝试为儿童写作，凭个人兴趣所至，笔下涉及的全是动物。我搜集一切动物趣闻，到图书馆查找《森林报》《雪虎》，从新华书店购买《狼王洛波》《贫民窟的猫》，把凡能找到的描写动物的儿童读物，统统找到手——应该承认到了一种如饥似渴的地步。这时买到一册《避雨的豹》，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其实许多篇什我早就读过了的，久远的阅读印象与郭风的名字迅速焊接，我便重新认识了郭风：

- 一个为孩子写作的淳朴的长者；
 - 一个用惊喜的目光注视着大自然中万物的诗人；
 - 一个用熟练的素描描绘身边景色的画家；
 - 一个真诚、真实并真切讴歌生命的歌者。
- 他因此拥有了一支竹笛。

重识郭风，重温《避雨的豹》，我发现这是一本插图多、文章短，描绘动植物最众的一本奇书。我至少从这本书中悟出了三点体味：

其一，这是当代中国精短散文之范本。

首先应该指出，郭风虽以散文诗而名世，可收在此书中的文体是典型的散文，而非散文诗，所以说我集精短散文之大成。寥寥几笔，勾勒一幅景色、描摹一个动物、形容一片风景，甚至讲述一个故事、有头有尾的故事，不易。可是郭风完成得很好，他在精短散文的文体上，达到了一个高峰。

散文散文，一不小心就流于散漫，写长了容易，写短了难。故而冰心老人曾专门提倡过短散文，时至今日，短散文并未形成蔚然大观，或者因生活意象日渐驳杂，散文家的感受也随之而复杂，欲短不能的缘故吧？

郭风先生求精短、精巧、精美的意识，在《避雨的豹》一书中让人有目共睹，或许他知道儿童读者的注意力不易集中，一般为五至十分钟左右，为适应读者，才有意进行精短散文创作的。

这仅是我个人的猜测。

其二，幽默与博爱精神的凝聚。

读郭风的精短散文，能感受到他的博爱精神、幽默态度，这两点恰恰是儿童心理学最关注的。譬如他在《冬天》一篇中，开头就坦白道：“我们很喜欢，我们村里有一条美丽的山溪。”郭风写石桥、梅树、桃树、溪水中照着的雪影和一群彩色的游鱼，把童心世界的纯净从容道出，一种浑厚的博爱包容着你，你被引进郭风营造的世界。再如《红军田的兔》，写出了一大一两只黄色山兔与人的交往，抓小兔的动感与老支书放走小兔的宁静，甚至最后主人公吹奏麦笛的快乐，通篇让你放松和愉悦，像聆听一曲田野二重奏，那在麦田里跳跃的



弯弯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

□李东华

“我就是抱着这种亲切感画完了如此亲切的一个故事，没有刻意地加进太多设计……弯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童年。”这是《弯弯》的绘画作者吴雅蒂对这本书的一句评价。

我觉得这句话道出了《弯弯》的灵魂和精髓，看得出来一个绘画作者和文字作者张之路心心相印的精神共鸣。刘懿说：“知音其难哉！”有了吴雅蒂简洁而到位的“知音语”，胜却一切啰嗦的评论，我也只能用借花献佛的办法，来表达自己对《弯弯》的喜悦。

一个单眼皮、梳着羊角小辫儿、背着红色双肩书包的“五中孩子”——学习中等、身体中等、品德中等、家长中等、学校中等，什么都中不溜儿——她就是六年级小女生徐弯弯，她不是令人头疼的“淘气包”，没有滑稽夸张的噱头引人注目；她也不是受老师宠、爱向老师打小报告的“班干部”，头顶永远照耀着光环。她既不是中国教育体制所认定的“好孩子”，也不是“坏孩子”，她站在“好孩子”和“坏孩子”之间那条宽宽的中间地带里，她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名中国小学生。徐弯弯是你，是我，是最广泛的童年。但徐弯弯这个人物不好写，因为她普通，身上缺乏让人一眼就能发现的戏剧性，她不容易“立”起来。张之路值得让人称道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塑造了一个普通孩子的典型形象，而且把这个形象描绘得立体、丰富，饶有情趣，并进而从她的身上折射出每个人童年的投影。可以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在那群探头探脑、做着鬼脸、叽叽喳喳的孩子们中间，又走来一个新朋友弯弯。

弯弯善良、单纯、快乐、清爽，不是那种爱闹别扭的小女生。在张之路一双充满爱心的智慧之眼的探测下，普普通通的弯弯，居然有那么多好玩的事儿，她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老师发动他们搞收藏，同学们有收集邮票、火花、蝴蝶标本的，你瞧弯弯收藏了什么？弯弯收藏“声音”——她用录音机

文学批评



文试作花卉画，试作风景画”，兼作“动物速写”，用美丽的文学营造出独特的意象，对于都市儿童，他提供的是新奇视角；对于农村孩子，他给予的是再发现的惊喜。大自然，尤其郭风笔下的大自然，小到青蛙蛰，大到虎和豹，用现在的眼光观察，可以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专栏《动物世界》，引发你许多联想，你甚至可以认定郭风不该描写对猛兽的捕杀围猎，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你会发现郭风更多的是写一种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避雨的豹》中人与豹有过短暂对视，却相安无事，豹子能聪明到避雨，又是多么风趣的幽默故事！最能体现郭风精短散文中人与自然主题的，莫过于《镜子》。郭风将一口水塘喻为“镜子”，这不是高明得不得了

的创举，关键是郭风一直顺着“镜子”开掘下去，写出了云、松、蕨草和吊兰，又写出了山鹿和猴子，小猴子居然“照着水跳舞”。这还没完，这面镜子已成为展示大自然的一面神镜，郭风继续写到了山喜鹊排队喝水的神态，边喝边照，快乐非凡！斑鸠和山鸡也来饮水，把彩色的影子投入在水塘中，构成一幅恬静的画面。

镜子展示的是自然，也是内心。是外部世界通向儿童心灵的通道，也是一座丰富多彩的旋转舞台。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叉换位，互为风景，体现了郭风和谐的自然观，这同时也接近他的生活态度。

一本书同时也是一面镜子。从书中你能照见自己，同时也窥视到了隐含的作者那种无处不在的期待与暗示。

真正见到郭风先生已是多年以后。想象中的郭风与面前真实的郭风似有些不甚吻合，郭风的目光很深邃，鼻梁高得像少数民族，拥有高鼻梁的福建作家还有朱谷忠，据说，仅仅是据说，郭风先生与朱谷忠都有胡人血统，大概是宋代的胡人，来自阿拉伯的胡商。我没仔细打听过他们的身世，只感到在好脾气的郭风面前轻松自在，让你如坐春风。

好一个长者和仁者。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郭风陆续写下一些随笔，他视野开阔，下笔很快。有一件事曾使我感动，我在《当代》发表了两篇不成形的散文，写参观冰心故居的印象，名曰《老宅》和《神示》，后者写的是福建闽南的一处景点清水岩。不料很快接到郭风先生一篇热情的评论文章，我被他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由此我也读出了由于有了郭风，由于他的人文和文品，才使得福建文坛欣欣向荣的奥秘。谦虚、恬淡、勤奋、热情，正是这八个字，塑造了郭风笔耕七十多年的形象，也塑造了福建文坛的形象。

郭风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汗颜斋”，并专请友人镌一闲章，以此三字铭之，在一些序文的手稿上，在一些“墨宝”上，郭风一律钤上“汗颜斋”，他认为只有如此，“心似乎安稳一些”。

这就是真正的郭风，一个用自己的心血喂养大了无数少年儿童的杰出作家，一个笔耕七八十年仍自强不息、自谦不息的文坛长者，一个拥有童心与爱心的大自然之子。

郭风先生，文坛的仁者，您走好。

■视 线

长期以来我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我的创作在整个文学语境里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经常怀疑我的文学选择，怀疑我的文学思想，甚至怀疑我的智力是不是出了问题。这决不是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我经常地发问：当大家都不谈美的时候，当整个社会都不谈美的时候，你为什么独自矫情地大谈特谈那个东西？你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有一个雄心，一直想在理性的王国中为我所有的文学主张进行一个理论平台上的建构，后来我发现在目前的理论高地去建设这样一个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我就学会了一个最简单的、最朴素的、最原始的方法，这就是回到最常识的问题上来进行发问。我常常发问，文学的标准究竟是由谁建立的？我在中日作家、中韩作家的论坛上都进行过这样的发问。这个标准是韩国的？日本的？还是中国人建立的？都不是，是西方人建立的。西方文学演进到今天，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标准，那就是思想，深刻的思想。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古人经过数百年数千年建立的美学体系里面，“深刻”这个词是没有的。中国评价一首诗、一部作品所使用的范畴是格调、雅趣、意境、境界这种范畴，尽管在中国的诗歌里面、在中国的文章里面我们的深刻是西方难以企及的，但是我们的范畴确实没有“深刻的思想”这一个范畴。可是我们今天诺贝尔文学奖的惟一标准就是深刻，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西方人的惟一标准也就是这一个。难道有人证明过思想的深刻就一定比境界要高？没有一个人能证明，而且我有时候在想，我能达到你的深刻，你未必能达到我的意境，所以我喜欢19世纪文学对各种维度的完美平衡。

我又有一个发问：如果川端康成在大江健三郎的时代写川端风格的作品，大江在川端的时代写大江风格的作品，请问这两个人还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答案几乎是肯定的——不能。因为文学的标准改变了，到了大江的时代，川端看成命根子的美已经被文学排挤出去了，这时只剩下一个维度，那就是思想的深刻。

我又有一个发问：如果没有某些所谓深刻的作品，我们是不是生活得更好一些？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看完她的《钢琴教师》后，我想吐，作品写到女主人公拿一个锋利的刀片切割自己的阴部，并对此进行细致的描写。我看完以后想，如果这一天我不看这部作品，我是不是生活得更美好一些呢？这是我最简单的发问。还有一个发问，就是作品如果牺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最起码的体面，去获得一个奖牌，去获得一大堆美金，这是不是我的选择？我的回答是：不是，肯定不是。也许多少年后我才领悟了，深刻才是文学的大词，我也会后悔的，也会悔过自新的，因为我是一个与文学打了几十年交道、耳鬓厮磨了几十年的人，那个“深刻”，它的奥秘，它的路数，它的诀窍，我是心领神会的，说不定那时候我做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协办

多视角展现 留守儿童世界

□谭旭东

陆梅是一个文学多面手，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随笔都写得很好。近几年，她致力于儿童小说创作，新作《当着落叶纷飞》体现了她对小说艺术的新探索。

《当着落叶纷飞》讲述的是一个农村留守女孩莎莎的故事。父母在外打工的几年，莎莎由一个小学生变成了初中生，由一个童年期的女孩子，变成了青春期的少女，这是一个心理断乳期，是最需要呵护和引导的生命阶段。但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阶段，她缺失了父母之爱，因此本来应该温润柔软的少女生命，更加粗粝而执拗，并且呈现出明显的自卑和叛逆的特征。在一次意外的事故中，喜欢收藏刀子的莎莎用刀伤了一个男孩，于是被关进了一个叫桃园子的少管所。小说里还塑造了一个乡村儿童阿三的形象，他是一个孤儿，缺少父母之爱，也很少得到周围人的关心。

从莎莎和阿三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留守儿童和孤儿日常生活、心灵世界需要呵护的迫切性。这部小说最有震撼力的不是因为作家突出了留守儿童生活的无奈和艰辛，而是表现了留守儿童心灵的苦难。可惜的是，现实条件决定了他们得不到这些起码的情感营养。他们就像野生的植物一样，完全依靠自在的力量来生存，然后尽可能地开花结果，吐露生命的芬芳。应该说，这种精神的苦难比物质的贫困更有悲剧性。

令人欣慰的是，作家在小说中用简练的笔刻画了几个富有爱心的成年人形象。如关注留守儿童的潘记者和少管所干警周永红，还有写过《刀子和刀子》的作家何大草，让读者从莎莎的精神苦难里看到了希望；但他们毕竟属于个人的关怀，不可能替代父母之爱，也替代不了社会环境的改变。因此，莎莎的成长要走上正轨，需要父母以及整个社会的觉醒。当然，小说也写到，莎莎的父母亲之所以外出打工，是迫于生计，也是无奈之举。于是，小说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来关注这些留守儿童？谁来给乡村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如何才能让留守儿童不孤独，如何才能让那些草样的年华享受花样年华的幸福和快乐？

《当着落叶纷飞》另一个值得品评的特点，就是在叙述技巧上独具一格。小说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莎莎的视角，作家主要以她的日记来讲述她的体验，披露她的内心，尤其是在她入少管所时写的日记，更是富有张力，给读者很多思考；二是潘记者的视角，作家主要是以她的采访手记来表现她的观察和思考；三是阿三的视角，主要从另一个少年的内心来呈现莎莎及其周围环境的特殊性。这三种视角的交叉，使得小说的叙述结构变得复杂立体，而且更能深刻地准确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这三个视角的交叉，也让小说变得更为真实，更能拉近读者与小说的距离，让读者更真切地体察到人物的命运与整个社会密切相连。

除了交叉视角的运用外，这部小说叙述的巧妙还体现在一些细节的“巧合”上。有两个巧合，给小说增添了魅力：一是莎莎在出走之路上巧遇了自己崇拜的作家何大草，她和阿三聆听了他的讲座，还得到了他的题字；另外，莎莎和阿三在去成都路上的小店时，巧遇了家美，而家美可能就是潘记者给莎莎的信里提到的那个被资助的青海固的女孩子。这些情节的巧合，体现了作家的匠心，也展示了小说叙述艺术的魅力，使儿童小说完全剥离了当下热闹的原生态儿童小说叙述的直白和平面，多了一种神秘的具有互文性的信息空间。小说里的人物形象也好，景物也好，都具有很强的情感辐射力和生活的象征性，都包容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展现了社会的多重性和人性的复杂。

■作家涂鸦



如同春天里的一朵小花，在圆圆的树冠上舞蹈，掠上漫不经心的叶子，穿过弯弯曲曲的枝杈，停留在我狂热的心头，一地的笑声装饰了冬天的梦。一条小河泛着墨香静静流淌，童话，风一般地划破天空，以光的速度占领我，一切都在喜悦里静止。

张怀存 图/文

儿童文学评论
·第245期·
冰心回

张之路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他能把一件平淡的小事讲得跌宕起伏，婉转曲折，他是个很绅士的，文质彬彬的人，他讲故事的时候从来不用夸张的手势和激昂的语调，他是在亲切的、温和的、从容的叙述中，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细节里掉落他的智慧和他的风趣，不过，在我看来，能把故事讲好还在于他并不甘心只讲故事，那些蕴含在故事之中的道德的、艺术的力量，是承载于故事却又超越于故事之上的。

在这个文学大转型的年代里，《弯弯》只是一部小小的书，小到只用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不过，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对于希望在一个小说叙事上有所追求年轻作家而言，张之路的小说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借鉴。